2022年3月10日 星期四
主编:梁娥 吴宗绩 美编:王诗波
网上新闻:http://www.danzhou.gov.cn
今日儋州

馨香一瓣

老屋一夜听春雨

■ 王国梁

很久不曾在乡下老屋住了,晚上竟然失眠了,夜深之时,我听得窗外淅沥之声,方知下雨了。

忽然想起陆游的诗句: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小楼,春雨,杏花,注定带有江南的特色。陆游的这句诗,无论后人如何解读他当时的心境,我都觉得是明快的格调。春雨从天而降,内心有隐隐的期盼,总希望发生点什么令人喜悦的事。"深巷明朝卖杏花",果然是一抹亮色,杏花带雨,春意盎然。

可此刻我在老屋听春雨,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格调。我在城里住的是楼房,只要把窗子一关,是听不到风雨声的,所以小楼听春雨对我来说是幻想,老屋听春雨倒是真真切切的。乡下老屋已经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,显出斑驳沧桑的模样。人在屋中,院子里最细微的声响也能听得到。

"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"杜甫这几句写春雨的诗真是抓住了春雨的特征。春雨细密绵长,悄无声息。但深夜时分,人在老屋,听得雨声却是分外鲜明的。这雨声,好像从始至终都是一种节奏。没有从"大珠小珠落玉盘"到"嘈嘈切切错杂弹"的变化之音,就像一首让人安眠的小夜曲一样,淅淅沥沥,沥沥淅淅,一直是不紧不慢的节奏。春天的夜雨,声声如诉,就像是老者在讲述重复的故事,没有波澜,没有起伏,一切都在预料之中。夜雨声声,如细碎的风铃轻轻摇响,如微微的足音远远而来,如耳边的细语在低低倾诉……听着这样的雨声,人似乎碰到了梦的衣角。偶尔有风吹过,听得院子里花草树木上的雨水突然落下,哗然有声,惊得将眠未眠之人又清醒了。

老屋的屋檐是那种窄窄的,春雨与我仅隔着一道墙壁的距离,似乎就在我的头顶落下,听得真切。檐雨落地,颇有点苍凉悠远的味道。我忽然想到老屋的沧桑岁月,近40年的漫长时光,老屋留下了太多回忆和故事。

我的母亲睡在另一个屋,我隐隐听到她的酣眠声。她已经同老屋一同老去了,再也不是身躯挺拔、精神抖擞的模样了。她老得甚至让我不忍直视——那张皱纹纵横的脸,总让我感到心酸。不过她依旧关心粮食和蔬菜,以及老屋院子里的花草。"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?"这样的诗句,母亲40年前就教会我背诵了。但是直到今天,我才读懂"花落知多少"的含义。花开花谢,岁月轮回,光阴里凋落的故事有多少呢?

老屋一夜听春雨,我忽然有了诗人蒋捷的感慨:"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,点滴到天明。"人世沧桑,雨声也随着人的心境而有了不同韵味。岁月忽已晚,人事两茫茫。老屋听雨,让我的心掠过一种与春天不合拍的苍凉与空茫,久久不能入眠。那些关于春天的美好抒情诗,似乎被这雨冲刷得遥远了,飘渺了。

静默在雨中的老屋,仿佛一位智者,尝遍了种种生活滋味,参透了种种人生谜题,我自岿然不动,连个微妙的表情都没有。不喜不悲,无怨无尤,或许是一种难得的心境吧。老屋一夜听春雨,明朝会有什么呢?

早晨我正在睡梦中,忽然听到母亲在院子喊道:"哎呀,下雨了!我的花落了满地,快起来帮我收拾收拾!"

人间冷暖

兄弟桥

■ 百夫长

上月和母亲微信聊天,得知县里拨了专款,正在重修老家村东头的那座小石桥。我听后心里着实激动,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哥。这座有着四十多年历史的小石桥,见证了多少村人外出求学、打工、经商,而今它终于要迎来新生,大哥听后也是十分高兴。

大哥便是从这座小石桥上走出去打工的。

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,大哥高考失利后,看着还在上学的我与二哥,想到家里因修新屋欠下的几千元债务,毅然决定去广州打工挣钱。父亲听后没有言语,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。母亲立即表示反对,并一定要他去复读。但大哥态度坚决,母子俩因此斗争了大半年,直到快过春节,母亲才最终同意。那年正月初十的晚上,母亲抓了家里最肥的那只老母鸡,拉上大哥去拜访邻村的一位本家叔叔。这位本家叔叔两年前去了广州打工,今年刚好回家过年。母亲本意希望他能带大哥一起走,却不料他已于几日前回了广州,最后只拿到了他的联系地址和电话。

在一个大雾蒙蒙的冬日早晨,十八岁的大哥独自踏上了去广州的打工之路。那天早晨,父亲用自行车帮他推着行李,送他到国道边去等长途汽车,母亲带着我和二哥,将大哥一直送过村东头的小石桥。到广州后,大哥没有去找那个熟人帮忙,而是根据报纸上的招聘信息,进了一家制衣厂当工人。在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,除留下基本的生活费,大哥把其余的300元全都寄回了家。从此以后,大哥每年都会寄回不少钱,不仅帮家里还清了债务,还承担了我与二哥的学费,家里的生活水平也因此慢慢好转起来。

上高中后,我因为理科成绩差,一度对考大学失去信心。大哥知道后,马上写信回来开导我。大哥在信里说,当初他上高中时,看到家里经济困难,便打消了考大学的念头,经常和一些同学逃课去玩。现在想想,吃亏的还是自己,也伤了爸妈的心。大哥又说,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了,希望我不要重蹈他的覆辙。看到大哥的信后,我才最终坚定了考大学的决心。

父母亲送我上大学那天,大哥正在东莞一家台资企业上班,那时他已当上了部门主管。在经过小石桥时,我不由得停了下来,想到大哥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我们三兄弟里最好的,如果不是因为家里负担重,他也许已经考上大学了。望着桥下蜿蜒而去的河水,我突然觉得大哥多像我脚下的这座小石桥——甘愿俯下身子,不论自己多么辛苦,也要为我们铺平走向美好人生的道路。

我大学毕业后进了部队,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惑时,都会不自觉地拨通大哥的电话,只要听到大哥的声音,心里便会觉得十分踏实。父亲去世后,大哥又扮演起了"慈父"的角色,家里的大小事务,一应由他操持。后来,大哥也成了家当了父亲,他不仅要照顾他的小家庭,还要兼顾我们这个大家庭。想到这里,我从心底感到大哥的不易。

一转眼,大哥马上就到知天命之年了。这些年,因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拖累,大哥并没有存下多少钱。如今,为了两个侄子的学费,大哥仍然一个人在外飘着,每年只有寒暑假一家人才能团聚。还好,大侄子在三年前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重庆大学,这多少遂了大哥早年没有上大学的心愿。

"四十年来兄弟情,渠渠天理境中行。"家乡的小石桥马上就要修好了,即将迎来它的新生。我多么希望大哥也能如这座小石桥一般,焕发新的生机,日子越过越好。

吾乡吾土

千年歌海情不尽

——从谢有造《南中国歌海》说起

■ 吴冠南

我国民歌丰富多彩,源远流长。高原山歌、草原牧歌、田园田歌、海里渔歌……歌歌嘹亮,声声入怀。"山歌"一词,原指流传于四川、湖北交界地带的曲调"竹枝词",唐代转为诗体,明代定名《山歌》,20世纪正式确认山歌为民间歌曲的体裁形式之一。儋州文史专家谢有造主编《南中国歌海》,既与自己《北部湾涛声》、《西海岸浪花》书名方位相配套,也与儋州"诗乡歌海"文化格局相呼应,在"口碑文化"的儋州"歌海"观潮,领略包括儋州山歌、调声"率性之唱"的儋州民间歌曲婉转悠扬别样美。还有张锦寿老师的《儋州山歌韵脚》、羊中兴同志的《儋州山歌韵律解密》等,更加体会到儋州山歌的独特艺术魅力。田汉称赞儋州调声是"中国乐坛的一朵奇葩",郭沫若称赞"儋州山歌不亚于唐诗!"

见侬低头钩竹笋,竹笋生于山竹根。
咱哥想变根山竹,等侬窥哥几有神。

真正爱情从哪里来?从那眼睛里到心怀……一个男青年路过看到一个女青年"低头钩竹笋"。杨贵妃"回眸一笑百媚生",女青年低头不笑也生百媚。一个"窥"字的媚态多姿,让情窦初开男青年幻"想变根山竹","等侬窥哥几有神"。男青年多么渴望女青年钩竹笋的眼神移植到自己身上啊!如同调声般的"等哥与侬抿抿笑,哎哟打眼神"。只是想归想,不一定轻易触动女青年心弦。果然,陌生女青年变韵回应:

蛤蟆想吃飞天鸟,想到发疯都是废。
鸟已筑巢于竹尾,守候笋生变竹条。

本来只想交个朋友,竟然好比"蛤蟆想吃天鹅肉",要等待"笋生变竹条"那么久,才有希望摸到竹尾鸟巢。执着男青年当即以鸟为题以竹"尾"为韵而唱:

哥想变身做鸟类,站在侬肩头去归。
到家与侬入门口,出入咱凤得跟随。

呵呵,女生终于跟随男生的山歌韵脚唱和:

竹笋初凸架竹尾,十人行过九人窥。
人多心想钩不得,十把钩刀折九枚。

曾经十分之九的人这样幻想、十分之九的镰刀折断钩不得竹笋,即勾不得女生的眼神心神。可是,这首山歌,犹如投进湖里小石子,激起女青年微波涟漪。就这样同韵或变韵,对唱互答,心湖荡漾,难舍难分。临别时,男青年唱出一首山歌表露心迹:

分伴予哥咬一口,流血慢将手去兜。
返归路上熟人问,讲是咱哥记号头。

女青年一下受到惊吓,撒娇猛叫:怕,怕,怕,人家好害怕那个血腥味哟。男青年立马改口变韵唱道:

伸手予哥咬个印,越咬越见侬情真。
归屋想哥窥只手,见牙痕当见情人。

这一"咬"的情有多深?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清末,州城周围村有个青年赌博输了,偷牛被捉。县太爷听了这个媳妇唱山歌:

北门江水绿悠悠,难洗今朝满面羞。
可恨奴家非织女,夫君何故夜牵牛?

县太爷当即放人。还有那次欠粮欠税被捉,绑与杈桩一起,媳妇为"杈"鸣冤昭雪也设身处地为丈夫唱起山歌:

捉我来与杈对面,缚我缚与杈你添。
我欠官粮官捉我,杈你欠官什么钱?

这种趣味的山歌很多。谢有造书中记录一件与山歌有关的故事:出身于儋州山歌世家的小歌童那年才12岁,知道祖父与歌妈斗歌,输了一笼猪仔,就主动充当"歌爸"登上擂台与资深"歌妈"斗歌,一问一答,把爷爷输掉的那一笼猪仔又赢了回来。

歌妈:

闻说舅官高数口,十九笼鸡任舅扣。
一头鸡卖钱十九,每一笼鸡十九头。

歌童:

自知舅官高数口,姐要舅扣舅就扣。
钱是六千加八百,五十九个是零头。

歌妈:

啥物串得青山透?啥物行得海弦交?
啥物行到天根脚?啥物行去不回头?

歌童:

强风吹得青山透,浪波波得海弦交。
日月行到天根脚,长江流水不回头。

歌妈:

知哪处是天门口?姐妈问舅等开交。
哪处是天的脚尾?哪处是天的肚堡?

歌童:

日初出是天门口,姐妈项老项蠢包。
日坠归西天脚尾,日到正中天肚堡。

歌妈:

一口簸箕圆句撩,箩踏十字任人操。
你知哪边叫做尾?你知哪边叫做头?

歌童:

一口簸箕圆句撩,箩踏十字任人操。
瘪谷争先飞出去,那边就是簸箕头。

歌妈:

月亮光光圆句撩,丹桂生值肚里兜。
哪边人叫为月尾?哪边人叫做月头?

歌童:

月亮光光圆句撩,丹桂生值肚里兜。
二十八九为月尾,转返初一二月头。

歌妈:

你见啥物两便口?啥物生口又生钩?
啥物两便头无尾?啥物两便尾无头?

歌童:

我见剪刀两便口,钩刀生口又生钩。
担杆两便头无尾,刺杆两便尾无头。

歌妈:

你见哪村没有狗?哪片田埂没有茆?
哪条河水鱼不宿?哪根木尾鸟不兜?

歌童:

我见庙堂没有狗,新筑田埂没有茆。
天上银河鱼不宿,月中丹桂鸟不兜。

……

这是《南中国歌海》端出儋州山歌大餐的开胃菜。实际是"斗智歌"。清朝黄河清、王云清、陈圣与、张绩、唐丙章、吴德义、羊斯皇等流传的山歌比较多,内容大多是情歌。艺术山歌有姓氏谜语歌、无理歌、回文歌等。

《南中国歌海》还从历史纵深与文化底蕴的交汇,辑录"历史故事山歌"、"历代流传名歌"、"古代名人山歌"、"现代名士山歌"等。历史故事山歌上溯到远古的三皇五帝炎黄尧舜禹、夏商周时代,也有五行、八卦、万邦等气象。"七海三山田半分",其中有首山歌:

金羹百味无盐煮,淡水口餐真见痴。
灵公用功煮海水,得成盐个用常时。

反映以海水为原料生产的食盐叫海盐。烹饪有百味而无一味(盐),也完全无味。相传炎帝时夙沙氏教民煮海为盐。据考证,用火熬海水制盐最早起源于山东半岛胶州湾一带。煮海之法一直延伸到明清时期,我国海盐生产才逐渐过渡到海滩晒法。儋州市光村镇有取名"盐灶"的村,正是以煮海水为盐而得名。儋州有"千年古盐田"海滩晒法,说明上千年之前,儋州制盐早已根据海南岛的大海与阳光天然联系在一起实际情况,具备纯净海水,依靠充足阳光和流动空气,水分蒸发,采用天然日晒制法,已从煮海之法过渡到滩晒法。《中国盐法通志》:"盐之质味,海盐为佳,井盐池盐次之。海盐之中,滩晒为佳,煎盐板晒又次之。"不清楚山歌从哪个朝代流传下来,毕竟近代也记载古代二千余年前的故事:

孔雀东南飞故事,根据改编从古诗。
留传有二千余载,故事发生值汉朝。

"四句山歌不熟练,二句调声乱乱来。"《南中国歌海》"二句调声集锦"简洁明快,煽情勾魂。平时面对面的二句相互辩驳叫"驳口角",比如"小小荔枝木结格,木棉根大是心浮"、"人讲荔枝木结格,手斧劈开是烂柴";"听姑声气真柔软,不知姑心柔软否?""铁做哥心也柔软,肉做姑心柔软否?""十分心事予姑了,不有半分予外人"。对二句"驳口角"谱以曲调则叫"调声"。调声原先只是二句加上助词、副词……比如"人不来是人丢得,哥不丢得而着来"、"迁花不负秧花地,吃水不忘挖井人"、"将钱去买抽丝索,抽侬近哥屋路来"等。最初曲调很单纯,也不断变换,歌词即兴编唱。领唱者先唱一小节或一个乐句,其他人再加入齐唱。反复演唱,易学好记,不识字、没文化也轻车熟路入门。后来的调声歌词扩容增量,有四句山歌或长短句多,让调声的词、曲表达得更丰富更充分。

据谢有造介绍,随着形势的变化,尤其是1939年4月6日日本登陆白马井,5月1日占据那大,很多热血青年参加革命。临儋抗日政府副县长王怡亭的《抗日状》传遍儋州大地。状文也是山歌的变种,用七字一句,叙述性强。投身革命的白马井镇人王壮谟被捕入狱,老母在家哭瞎了双眼,邻居去看望他,见他被打得遍体鳞伤,但他在狱中高声唱着山歌:

归去嘱予咱屋母,操忧壮谟万莫忧。
人生自古谁不死,得个名声万代留。

王壮谟原本身体虚弱,经日本人的酷刑摧残,已奄奄一息,枪决时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,日军追问他,他一言不吐,以闭目、摇头回答,表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屈的坚强气节,最后,和6名革命者被砍头示众。

解放初期,白马井地区的著名山歌手周汉兴的时政山歌流传最多。1952年到广州参加全省文艺会议,在会上,他即兴唱首歌:

唱首山歌得上省,爽快不知讲人听。
不有毛主席的话,怎知广州道路行。

听众鼓掌叫好,要求再唱一首,他脱口而唱:

祝毛主席身体好,健康寿万岁千秋。
千里举杯来祝福,欢呼声震动全球。

在新一轮三年禁毒大会战,作为成员单位之一的市关工委副主任谢敏儒,兼任调声山歌协会常务副会长,编首禁毒山歌,由歌王牛玉乾演唱:

吸毒悲惨不堪想,钱财败尽命遭殃,
家破人亡情义尽,再留得个败名扬。

还制作成唱片,在今日儋州首条微信平台播放,传遍全市。

诗苑撷芳

朗瑰台春望

■ 徐良伟

春日,入琼北一农园见景象其迈,遂举笔赋诗一首,聊表寸心。

我望葱茏草色,受春装饰
朗瑰台上,我望祥云南开
望青青枣园
结满苹果模样,帘卷人世绿梦
念远天地间,徐生半日闲
我念杨雄亭子,也念诸葛草庐
一个人的自西北返 念前路几程?
更念陶潜南山种豆

此时,我念朗瑰台上的那坛诗酒
怎么不教人觐见我们籍籍无名的时光?
回眸再念心中福地
必见农人的躬耕,果子和粮食
像星辰那样,值得我们仰望一生
有时啊,阅透一个事物
仅需一个被凉飕雨滴沥沥其表的金秋!

谁能借给一腔唱词
教我诵咏台州老范那张古铜的脸宠
他的笑,是天上舒卷的轻云
开心的时候,露见几泄流韵的银光
我不禁问道——德宏也见过庐山烟云
你从钱塘江边来,听一听这段吟赞
像不像浙江潮水的涨落有致
是否能够带你赏遍琼州一月的梅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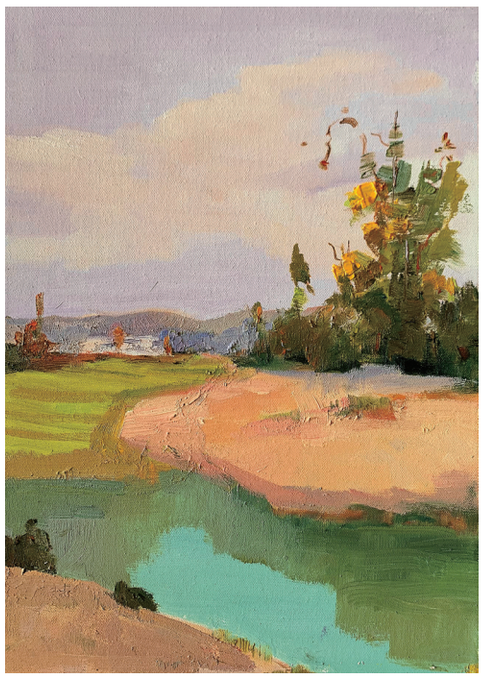
夜露晚霜,朗瑰台上
我愿望得见苍穹的星宿闪亮
转身之际我愿念见敦福路直,念见山海长明
你要是去一个望得见月亮的地方
昌丰就在前头
你会路过文榜,路过长边村繁密的枝头
看见果子从土地出发,又归入土地
看得见你与你自己待在一起
一点都不浪费光阴
看得见眼前这片春色与燕子双双逃入人间

谁能遵循这股踔历奋起的清风?
谁就能在这里幸福歌唱
如果你远目转望
就看得见廿六棕榈站成直帆
朗瑰台啊 就是他们的船头!
如果你仔细观想
你可望得见依偎在秋天怀里的两岸
此刻,谁都可以感念到谁的孩子
像耀眼的漳河,流经所有肥沃的土地!

昌化江

■ 王晓羽

源起五指山
一路回荡着远古时地质变迁的巨响
如一幅232千米长的洁白玉带飞舞在琼西大地上
不回头奔向北部湾的澎湃波浪中
天地的馈赠在你身边散落下瑰宝
青山掩映,泛起潋滟波光
木棉花羞红的双颊倒影在碧波中
峻灵王俯瞰一江秀丽
许下守护两岸子民的诺言
时而咆哮 叫醒梦中的万物
时而涓涓流淌 如母亲哄孩子入睡的童谣
让时光沉醉在梦乡
你就这样孕育浩瀚 生生不息
时空流转间,激荡起代代希望
我徜徉在你最美的入海口
聆听来自你深处的鱼群密语
静静眺望千帆过尽
此时,所有海内外游子
都会在你灵动的身影中找到故乡



《和风》(油画) 于昊 作

连载(90)

儋州太婆冼夫人

■ 李盛华

(接上期)"有我的三个孙儿,阿魂、阿暄和阿盎……"夫人觉得自己老了,三个孙子日益成熟,可堪当重任。"再说,冯冼两家最近也来海南了不少,海南不仅仅只是一块属地辖地,如今应该是我们冯冼的家了。"

"你安居一隅之海南,只怕是北方中原的朝廷、皇帝,可不是这么想的哦?"裴矩大人提醒冼太夫人。如果中原皇朝一旦觉得南方不可控不可治时,会不会生出其他疑虑。

想来也是。冼夫人暂时冷静了下来,久久沉默,久久长叹一声。

裴矩悄悄的转身离去,留下空白时间,让冼夫人好好地静思一番吧。

其后海南众百姓感激冼太婆,儋州有人撰写楹联赞曰:

"悍御功高,兆姓常叨底荫;
维持德大,群生并托胼幪!"

第三节 世代忠国 以示琼岛

(冼太夫人将隋皇后的赐品)并梁、陈赐物各藏于一库。每岁时大会,皆陈于庭,以示子孙曰:"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,我事三代主,唯一用好心。今赐物俱在,此忠孝之报也。愿汝皆思念之!"

——《隋书·谯国夫人传》

1

自从崖州府按照冼夫人的说法,在一些主要的镇子设墟,每到规定的良辰吉日,各个村寨的男女老少就是一大早都兴冲冲地去"赶墟"了。大人是为了买卖东西,小崽们则是看看热闹,吃些平时在村寨里吃不到的小零食。冼丽约太婆冼英去附近的光州镇墟里去转转去看看,太婆答应冼丽,也想着打打牙祭,看有什么好吃的没有,解解馋。

光州镇子离海岸不远,顺着旧州南滩浦的海边一直往东走,就是了。阿丽和太婆还是坐着简易的肩舆,听着熟悉的竹竿发出的"嘎吱嘎吱"的声音,沐浴着朝阳,迎接着晨风,听着岸边的涛声,躺在肩舆上,倒也是享受着悠哉的惬意和难得的悠闲。

忽然前边拐弯处的一片草丛里,传来男人的吵架声,声音好大,口气好凶,好像已经进入了你推我搡互相顶头只差没动手的程度。走上前去看,见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壮年农夫的身后,还站着一大群伸长了脖颈全张着扁嘴的大麻鸭,乱扑腾乱叫唤乱扇翅膀胡乱地东奔西突着。人并不多,只有俩;但鸭子不少,有成百上千只。所以两个男人的冲突,再加上鸭群的助阵,似乎也显得阵容浩大喧嚣异常。

太婆和冼丽两个老阿婆下了轿子,上去劝开两个不依不饶准备拼个你死我活的大男人,先问个究竟。

原来两位都是牧鸭人,养的也都是一般大小的半年多的下蛋鸭,也是儋州特有的海南都出名的"跑海小种麻鸭"。儋州沿海的村寨,依山傍水有无数蜿蜒曲折的河汊江湾流向大海,也是淡水与海水的交汇处,也是涨潮与退潮的泥滩地,更是红树林最为繁茂的生长地。这种跑海鸭就整天跑在退潮以后的滩涂上,专找小鱼小虾小贝小螺来吃,所以老百姓很爱饲养,也是觉得这种专吃"海鲜"的鸭子省粮食。而且小种麻鸭不要看它个头不大,杀了也只有一二斤的样子,可它最会下绿皮的大鸭蛋,蛋壳厚实,而且里面都是双黄蛋。蛋清光亮粘稠如同果冻,蛋黄又大又红又有油色如朝日。腌好的咸鸭蛋只要打开一丁点儿缝隙,马上就会流出鲜红油亮的膏脂来,是当地人就米饭拌稀饭最美味的下饭菜。所以太婆在海头镇就见过这种神气伶俐的跑海小麻鸭,还曾想着引种小鸭苗送回大陆电白老家,养海南的跑海麻鸭,腌制绿皮咸鸭蛋,还可以品尝干煸"儋州老母鸭"的味道。 (未完待续)